

帝國曆一一八五年，帝國軍臨時陣地。

「老師？」

艾黛爾賈特遠遠看見貝雷絲，正要走過去，注意到她低著頭在跟貝爾娜提塔談話。

貝爾娜提塔獨自坐在火堆旁，羞澀地笑了笑，手邊拿著針線和一只破損的男用手套。

老師一向如此，無法放著孤伶伶的學生不管。

艾黛爾賈特莞爾一笑，突然發覺那手套很眼熟，偏頭想了想，那好像是修伯特的手套……

「艾黛爾賈特陛下」

聽到一聲溫婉綿延的叫喚，艾黛爾賈特悄然回頭。

「梅爾賽德司，有什麼事嗎？」

艾黛爾賈特對黑鷲游擊軍同伴們說過，她也是老師麾下的士兵，將她當作同級對待即可。

但在軍營裡，有些同伴們說話仍然恭敬，梅爾賽德司即為其中一員。

跟梅爾賽德司關係密切的雅妮特亦是如此。

「陛下，您等等會跟老師碰面吧？」

「嗯，是啊。」

艾黛爾賈特邊說邊再度往旁邊看了一眼，發現貝雷絲消失，頓時面露緊張、左右張望。

「老師好像先到您的帳篷去了哦！我有看到她剛剛往那邊走。」

「……是嗎。」

艾黛爾賈特停止搜索老師的身影，稍稍鬆開眉頭，神色仍然有些緊繃。

跟老師有關的情報，在沒有親自確認前，艾黛爾賈特並不會完全相信——

這是在老師失蹤那五年養成的習慣。

梅爾賽德司笑了笑，從口袋摸出一樣小小的東西，遞到老師回來後、經常把表情寫在臉上的紅衣皇帝面前。

「陛下，這是老師借給我的戰鬥道具，可以麻煩您幫忙還給她嗎？」
眼前是一枚「祈禱戒指」，魔法金屬構成的指環在火台照明下蘊著內斂光澤。

艾黛爾賈特想起今天出戰前，老師一分發戰鬥道具給大家的場景。

因為老師命令過她「戰鬥中留在我身邊」，她在開戰前便一直理直氣壯跟著老師走來走去。

「可以。」

艾黛爾賈特接下戒指，轉身離開，邊走邊想老師配給自己「女神戒指」和「回避戒指」，是因為她負責近戰，需要兩倍的輔助，還是老師對她……存有兩倍的偏心？

無論答案是哪一邊，艾黛爾賈特在近期戰鬥中都穩穩佔據戰績第一名寶座，不曾拱手讓人，包括殺敵效率極高、無意間成為她最強對手的老師。

——我會繼續贏下去！

貝雷絲回歸後，艾黛爾賈特對自己和帝國戰況充滿了信心，輕快地走回皇帝主帳，背後繡著金色雙頭鷲紋章的深紅斗篷凜凜飄揚，直到撞見帳外低頭看書的貝雷絲。

「……」

得意頓止，威風展翅的雙頭鷲安靜伏回背後，艾黛爾賈特遲疑片刻，悄悄脫掉手套。

「老師。」

貝雷絲抬起眼眸，闔上書本，隨手收進行囊裡。

艾黛爾賈特朝她伸出手，展示躺在掌心的三枚戰鬥戒指。

「要還給老師的戰鬥道具，連同梅爾賽德司的份一起。」

「嗯，謝謝。」

貝雷絲一一拿起戒指，完全沒碰到她的手心。

「……還有這個。」

艾黛爾賈特不甘心地摸出傷藥，握著瓶身遞給貝雷絲。

貝雷絲卻沒伸手，淡淡看了一眼，回答：「妳收著，有需要隨時可以用。」

「……」艾黛爾賈特面無表情地盯著貝雷絲。

「？」貝雷絲不解地回望她。

唉……

艾黛爾賈特暗嘆口氣，主動掀開簾帳走進去——這裡有老師守著，不會再暗藏任何危險。

「老師，先進來吧。」

艾黛爾賈特隨手脫下皇帝斗篷，掛到軍議桌旁的椅子上，瞄見裡面辦公桌上擺著一大疊新

公文，立刻上前翻看。

「從早到晚拚命工作，還是處理不完呢……」

她低頭自言自語到一半，驀地噤聲，回頭看向貝雷絲，希望老師沒聽到自己的埋怨。

貝雷絲卻早已轉頭在看軍議桌上的手繪地圖，表情專注認真，根本沒有注意她。

艾黛爾賈特心情複雜地盯著貝雷絲，突然發現她頰旁帶有一絲紅暈，疑惑地走近一看——

「我離開一下。」

貝雷絲唐突地留下這句話，逃也似地快步走向帳篷入口。

艾黛爾賈特心中莫名一慌，不加思索地抓住她的披風，以蠻力強行阻止老師離開。

勁道之大，差點把披風衣袖扯了下來——

她猛然回神，驚覺自己的舉動多麼不恰當，連忙鬆開手指。

「抱歉，老師……」

被逮住的貝雷絲單手捂住發熱的臉，腦海中盤旋著艾黛爾賈特皇服後方光潔美麗的背脊。但一聽見她做錯事孩子般的歉疚語氣，貝雷絲腦中頓時空白，稍稍一怔，馬上回頭安慰。

「沒關係，妳別在意。」

說著，伸手摸了摸艾黛爾賈特的頭。

「老師……」

艾黛爾賈特在她安撫下低頭反省了一會，才抬眸看向她被扯鬆的披風衣袖。

「請妳脫下來，我來幫妳重新縫好。」

「妳會縫？」

「嗯。」

艾黛爾賈特從收納櫃拿出縫紉工具組，貝雷絲脫掉披風，遞到她手上。

「……」

留在布料上的體溫和氣味讓艾黛爾賈特心旌動搖，她坐在軍議桌旁，壓低腦袋，一面暗中深呼吸冷靜，一面仔細檢查衣袖鬆脫處，隨即穿好絲線，開始一針針縫補起披風。

「以前在大修道院，我送給妳的白色熊布偶……它還在嗎？」

貝雷絲突然想起教師時期送給黑鷲級長的失敗作，順口問了一句。

「當然還在。」艾黛爾賈特頭也不抬地回答。「我送回皇城了。」

「……」

貝雷絲欲言又止，見她縫得熟練自然，很想把失敗作拿回來重縫，又不知怎麼開口。

艾黛爾賈特瞄了貝雷絲一眼，慢條斯理地說道。

「我不會還給老師喔，因為它已經是我的東西了。」

她縫完最後一針，打了個小結，用剪刀剪斷多餘絲線。

「好了，老師。」

「嗯。」

貝雷絲接過披風套上，點了點頭。

「謝謝，妳手藝真好。」

話音剛落，艾黛爾賈特再度伸手抓住披風衣袖，使力扯了扯。

「我縫得很牢固，保證不會再輕易鬆脫了。」

艾黛爾賈特揚起一抹淺笑，深深看著貝雷絲，邊說邊握緊那只衣袖。

貝雷絲心中浮現奇怪的感覺：她說的好像不是「衣袖」，而是——

「對了，以後老師有什麼需要縫的東西，都交給我吧？」

「……」

貝雷絲看看她用力握著自己衣袖的手，再看看她臉上略顯緊張的微笑。

「好，那就麻煩妳了。」

「……呵呵，就這麼說定了喔。」

得到老師應允，艾黛爾賈特安心地鬆開了手。

之後，貝雷絲果然實踐了承諾，也不曾食言過任何一次。

直到戰爭結束、大陸復甦、新帝上任、女帝退位、兩人共度蜜月——

她都有好好遵守，這一天在帳中立下的約定。

數年後，芙朵拉西南部半島「芙朵拉之牙」，奧克斯男爵領都。

傍晚，旅館客房裡，貝雷絲聽著安逸連綿的雨聲，坐在窗扉旁讀書。

讀得一點也不認真，注意力始終放在茶桌對面的伴侶身上。

稍早前，她們參觀完知名的「情人石」下山，天空突然下起小雨。

貝雷絲撐起披風為艾黛爾賈特遮擋，為了護她周全，撐得有點高，披風不小心被頭上樹枝勾開了一個小口。

兩人回到旅館，一起洗完澡，艾黛爾賈特用咒術清潔弄乾所有衣物後，拿出行囊裡的縫紉工具幫忙修補披風。

貝雷絲目不轉睛盯著她的動作，盯得她面露羞怯、隨便塞了一本書到貝雷絲手中，讓貝雷絲去旁邊看。

貝雷絲低下頭，作勢翻了翻，又開始注意她的一舉一動。

「貝雷絲……」片刻後，艾黛爾賈特忍不住說：「妳可以轉過身去嗎？」

「嗯。」

貝雷絲十分乾脆地起身將椅子轉向，背對艾黛爾賈特重新坐下，望著窗外細密交織的綿綿雨絲，耐心等待到身後的輕微窸窣聲消失。

「好了，貝雷絲，妳可以轉回來了。」

艾黛爾賈特把披風掛到椅背上，順勢摸了摸她的頭：「妳可真聽話呢……」
手心下柔軟滑順的髮絲捎著一股夜光花味道。

那香氣調性偏冷，貝雷絲默默回眸看她，目光卻充滿熾熱的情意。

「艾爾……」

貝雷絲慢吞吞伸手攬住她的腰，抬頭注視她。

「我這麼聽話，有獎勵拿嗎？」

艾黛爾賈特感覺到她的手掌在身後游移，從腰背到臀腿反覆摩挲。

她想要什麼獎勵，簡直是不言自明。

別說她想要，艾黛爾賈特被她這麼摸了好幾下，身體對伴侶的渴望，也漸漸跟她同調了。

我也是，越來越不正經……

「進出禁制。」

艾黛爾賈特施展咒術後，貝雷絲注入魔力形成障壁，將整個房間包圍得嚴嚴實實，四周頓時變得鴉雀無聲、一片黑暗。

「習慣」是很可怕，但「蜜月」更加危險——

待順手聚集而來的光元素，照亮了那對眼中只有自己的藍眸，艾黛爾賈特停止自省，雙手搭上貝雷絲肩膀，低頭吻上她的耳畔。

「妳的獎勵，我已經準備好了喔……」

艾黛爾賈特故意越說越小聲，最後一句吹進了愉快的熱氣。

「快點、來拿吧？」

「嗯……艾爾……」

貝雷絲冒著汗捧住艾黛爾賈特的雙頰，迫不及待地覆上熱吻，縱情與她互相索取。

窗外，雨音停歇，人聲漸起。

夜幕低垂，月光滲透雲隙，濛濛柔化以堅石堆砌的城市稜角。

強風掃過沾附雨露的翠葉，抖落了一樹的夏意。